

雪打灯

房 树 民 著



821
3047

雪 打 灯

房 树 民 著

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六三年 上海

何 蔚 装 幀

雪 打 灯

书号 10052

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

(上海 绍兴路 74 号)

字数 57,000 开本 730×1035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3\frac{5}{8}$ 插頁 2

1964 年 11 月上海第 1 版 1964 年 11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42000 册 定价 (3) 0.29 元

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共选入作者近几年来所写的短篇小说十篇。

在这些以河北平原乡村为背景，以表现农村新人新风尚为题材的小说中，作者热情洋溢地描绘出了一组热气腾腾的生活画面；刻画出了一群生气勃勃的人物形象。其中有公社社员先人后己、舍己为人的光辉事迹（《白胡子老头泄密的故事》、《雪打灯》）；有老一辈农民爱社如家、人老心红的动人故事（《罗老八和女儿》、《春歌》、《傍晚》）；也有青年男女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事业的生动场面（《小夜景》）等等。《霜晨月》、《年货》等篇，则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农村现实生活中先进思想和落后思想的冲突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。主题明朗，格调清新，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，是这些作品的共同特色。

統一書號: 10020·10052

定 价: 0.29 元

目 次

白胡子老头泄密的故事	1
春歌	8
傍晚	16
罗老八和女儿	25
雪打灯	45
小夜景	53
疙瘩爷	62
霜晨月	73
同路	87
年货	99

CAB 20/09

白胡子老头泄密的故事

修桥小队派出去，沒隔一个钟头，那里就跑回来一个小伙子。他是小队长，叫刘滿仓。他呼吃呼吃地跑进社的办公室，一看办公室里的人正在热烈地討論炼鉄的問題，便将了一把头上的汗，紅着脸，急的連連搖着手，把社长张真喊出来，說：

“张真！小河水涨的越来越厉害，架小桥的桩子安不上啊！”

张真馬上沉下脸，严厉地問：

“誰叫你回来的？”

“我自己回来报告一下……”

张真听了，脸上露出笑来，但又绷脸，严肃地說：

“你跑回来是报告这么一件事啊！要是沒有困难，社委会能派你們小队去？真有本事！快回去吧！困难，一点也沒有少，还是那么多；可是要增加人，一个也办

不到。你还不知道下午全队的人馬都到北山搶运矿石去了嗎？沒說的，你們一定得在太阳落山以前把独板桥架好。要不然，掌灯的时候不能順利运过耐火土来，可就……”

正說着，社里的秘书从外边跑着送来一封信，交給张真：

“荷名庄社长李明华写来的！”

张真攤开信，只见上面写着：

张真社长：

我社全部人馬今晨即已突击入山拣石，人力奇缺，无力搭桥。聞知你社在赶架独板桥，好不大喜！今夜我社从对岸运耐火土，需借你社之桥共用，想定得允。

李明华，十万火急。

“好！”张真眼睛盯住秘书的脸，肯定地說：“去！赶快回封信，可以！”又轉头对刘滿仓說：“快去吧，向后轉！”

刘滿仓心里知道，张真社长在紧急任务面前这种肯定的态度是对的。长久以来，他对张真就怀着很高的尊敬心情。但是面对着这样困难而紧张的情况，他

对张真那么从容的就答应了李明华的要求，心里一下就悶起火来。他說：

“这个李明华就会使现成的！誰还不知道啊，炼鉄的任务这么急，他們早憋着一肚子的坏，要攢到咱們社的前头去！现在又要白用咱們的独板桥，不成！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张真截住說：“馬上咱們就要并成一个大的人民公社了，你这里还小葱拌豆腐，一清二白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平常讲的阶级教育你都忘啦！脑子里就带着这玩艺入公社嗎？滿仓！你快說！”

刘滿仓急的直口吃，苦笑地分辯着：

“我，我我，我的意思……”

张真忍住笑，說：

“你，你什么？你快向后轉吧！——听命令：跑步走！”

张真看着刘滿仓呱呱呱呱地跑远了，心里很高兴，自己赶忙赶回办公室繼續討論炼鉄的事。不久天就黑了。村子里因为不少人都出动上山，显得格外的靜。张真集合了村子里另一拨人，人人肩上都挎了大麻包口袋，这是要赶夜到对岸运耐火土的。他們走到小河边，借着微曦的星光，却见小河里的秋水拍浪翻滾，黑糊糊的一团人，正在水里搏斗着。一个滿身滿脸溅滿了泥的小伙子，皺着眉头跑上岸来，也不知是因为冷，还是

因为什么，哆嗦着，象是犯了錯誤似的，对张真說：

“张真！我們真丟脸！桥还没架好，刘滿仓說沒有脸来向你报告，我們真泄气……”

“刘滿仓呢？”张真問那小伙子。

“他的身上挂了彩，还在水里干，我們扯他上来歇歇，他不……”

张真皺起眉头，又看了一眼翻花滾浪的河水，叹口气，沉重地說：

“确实，这个秋水給咱們带来的損害够大。怨我沒調查清楚，不能怪你們。”說着，他自己扑通跳到河里，水一下就吞到他的胸部。他用手把鼓起来的衣裳扯掉，甩上岸去，划着大水，走到架桥小队人群里。他借着一盏小灯，看到每个小伙子身上脸上都挂滿了泥，还在紧张地干活。多么好的社員呵！他的心因为感到特别的温暖，刺激得哆嗦起来。他抓住了刘滿仓的胳膊。

“滿仓，过来！”

“我不！”刘滿仓偏过被木桩碰肿了的脸，生怕张真让他上去。

“我是要你过来，我們大家商量点事！”张真大声說：“你們小队不要难过。现在的水确实是比中午涨的厉害，这不能全算你們的責任！看来这水流太急，板桥一时架不成啦。我說一个办法，大家商量商量。因为

一会荷名庄的人就要通过这桥运耐火土，咱们需要用人当成柱子把桥架起来，让荷名庄把耐火土运过去。咱们呢？——咱们晚一步来！同志们，你们想想，为什么要这样？”

没等张真说完，刘满仓大嗓子喊道：

“为了社会主义好啊！”

“对！为了社会主义好！”大家齐声喊。

水里的这个小会就这么干脆。同时，大家又通过了纪律：当桥上有人走的时候，作为柱子的，谁也不许晃动，不许咳嗽和大声喘气。要默默无闻地办这件小事！谁走露了风声，谁负全部责任。当下，木板的两端就插在岸边土崖上，大家有秩序地立在水中。当看见河堤上有了微微的小马灯的亮光，慢慢又看出是一排人走来时，张真就低声下了令，于是大家紧咬住嘴唇，深呼了一口气，擎起粗硬的胳膊，把木板桥架起来。

荷名庄的人平安地走过去了。回来的时候，因为行人荷重，走到小桥上，小桥微微有点颤抖。是谁说：

“哎呀，小桥够呛！”

后面的人催道：

“小桥只是一块厚木板，你赖它干什么？你也不看看你这条莽汉身上驮着多少东西！一百多斤呀！”

“快走快走！前边这是哪个狗熊停住啦？快走！”

荷名庄的人运第三趟耐火土的时候，路上有人疑惑的說：

“喂——？怎么沒碰見他們海子洼社的人运耐火土呀？”

“等着你！他們自己搭的桥，当然他們自己早就运完啦！咱們少說廢話快干吧！要不然咱們让人家攆过去，成立公社的时候脸面可不光彩！”

这一晚，荷名庄的人很順利地运完了耐火土。关于桥的事情，沒人知道。

直到在成立人民公社的大会上，这个桥的秘密才被荷名庄一个白胡子老头給泄露了。这是嫁到海子洼村他的爱多說話的女儿，把事情传到他的耳朵里的。这个女孩子在成立公社的大会上碰见了她的爸爸，看见那老头乐的胡子都翘起来，滿面紅光的越活越年輕，她一高兴，就把海子洼村的机密給泄露了。而那位老头一听见这个秘密，二话不說，立刻挤过层层叠叠的人群，站在万人大会的讲台上，激动的直甩胳膊，顫抖着白胡子說：

“我要說明一件事，这事太让我动心啦！不，我这白胡子老头有資格先罵一句：我們荷名庄的人全是不懂禮貌的头号大傻瓜！现在咱們得了全乡炼鉄第一名的好称号，看，海子洼村的人还鑼鼓喧天的庆祝咱們，

可我說，这个第一号的入社礼物，應該归海子洼村！你們张着嘴象傻子一样的干什么？不明白嗎？那就听我說清楚吧：那晚，搶运耐火土，是海子洼村沒吭声用人架的桥！到腊月我整整活了八十五岁啦，可沒經過这样动心肝的事！”

会场上象滚过一声雷，人群里轰的一下。荷名庄的好些人都流下了泪，有的忍不住和海子洼村的人搂在一起。

1958年10月27日

春 歌

晌午到了运河边。跳下拉煤的汽車，拍拍身上的干黃土，看看水量挺少的河水，脑子里就想：“很早，还得跟老天干一场！”这时，我聞到了河岸上几株櫻桃树散发出来的香味，精神輕松多了。

河边沒有桥，田野里連个人影都沒有。河岸的干崖上有只小船，篙竿的鉄尖头在太阳光下閃閃耀眼，靠着櫻桃树，小船的绳索也拴在櫻桃树上。

“喂！……老乡！怎么过河啊！”好容易我看见对岸高高的河堤上现出个人影子，就冲着他喊。

那人漸漸走近了。我才发觉他一歪一歪地，是个瘸子；之后，我又看出他是个老头，肩头上披着一挂水淋淋的大网，右手提着的网兜里有魚在閃閃发光。

他在对岸看了看我，就扯过篙竿，解开小船，只一撑，輕飘飘的小船象箭一样斜穿过来。

我蹦上小船，船一歪，使我差点掉到河里，幸得老大爷一把将我揪住。我心里嘭嘭直跳，怀着感激的心情，不由看了看他这双手，啊，这双粗糙的大手，真是大得出奇！右手背上一块鲜明的疤记，象个铜钱镶在那里，被太阳晒得发亮，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“老大爷，这一带怎么看不见地里有人呢？”

他一边熟练地撑船，一边把山羊胡子斜着往前一翘：

“听，听见鼓声了么？堤那边，咱们各生产队的队员都出全勤，搞突击，分段打大渠呢！从开春起，咱们已经打了三条大渠！让它旱吧！再旱一百天，咱也有法治它！”

船不觉已到了河岸，老大爷拣了一根棍子，这头挑着鱼，那头挑着网，往肩头上一担，走上高高的河堤，用他那有疤记的大手往田野的远处一指，说：

“瞧，都在那儿！嘿！好叫人心里痒痒！这条腿累了我十八年，真倒霉！要不，……嗨，别提啦！你先去瞧瞧，我的女儿名叫唐小蝉，也在渠上，她是管理员。你快去吧！回头到咱村里开饭！”他一边说，一边瘸着腿往前面那村走去。

我沿着大渠走。只见开渠那边，一片鎬头在太阳底下掄啊掄啊，闪闪发光，閃得人心发亮！我来到临时

用干蒲草搭成的野地小窩棚。窩棚的里里外外，圍着好幾個大姑娘、小伙子 and 壯漢子，一片嘰嘰喳喳。只聽里头有一個清脆的女聲，笑了一陣，突然急躁地叫了：

“唉喲喲，我的媽！今年旱情大，哪個隊都有些壞工具，人家農具廠活多修不過來，你們先使着去嘛！鬼家伙！誰叫你們用那麼大力氣啦！你們不會少用點力氣！”

一個小伙子象門“六零炮”似地頂上來：

“廢話廢話！掄起鎬，就等於砸旱鬼的腦袋！為了早把渠開成嘛，你安的啥心眼，還叫人少用力氣！”

女聲半腰里打斷他的話：

“好！你有理！你有理！我再跑一趟農具廠！”

嗖，一個健壯的姑娘沖出來，冷不防正撞上我，把我撞得一歪。她“嗤”的一笑，指着我的鼻子：

“該！該！臭小子！還了得啦！工具卷了點刃，暫時先克服嘛，整天嘰嘰咕咕！眼睛長到腦勺上，沒看見我整天在積極想辦法……”人群里忍不住爆發一陣大笑。這下，她那雙透亮的還挂着淚珠的大圓眼睛，才把我盯了盯，馬上認出了我並不是隊員，就雙手捂臉嘎嘎一通大笑，跟着又扯住我的胳膊說：

“對不起你同志啊！碰着沒有？”

“沒啥！”我說：“支書在這麼？”

她甩了下剪到耳根的短头发，扭脸，朝人群里拉出一个穿绿夹袄的小姑娘说：

“焕子，快带这同志到前边三队去找支书。我到农具厂去！”

风一样，她沿新开的大渠就向北跑；焕子抱住自己的大镐追上她：

“小蝉姐，让我去！这几天你的两腿就没闲着。刚由农具厂背回一捆修好的家伙来，该歇歇脚啦！”

啊！原来她就是小蝉！小蝉就是河边上碰见的那位老大爷的女儿啊！小蝉推着焕子说：

“别啦，你快领同志去！”她跑几步，又想起事来，扭头叫着：“回来焕子！吹哨休息的时候，你通知咱小队的共青团员跟积极分子，晚上的组织生活，还是请我爸爸接着讲‘回忆’，记住别忘！”

太阳斜西时，钟声响起来，新修的大渠工地上，各队的队员都按时收工回村，一会儿渠上的人就走光了。我往村子里走来，看见不远的地方，一个很齐整的四四方方的篱笆园里，有一个高高的土丘，那是谁啊，赤着鼓鼓的胸膛，把大拳头叉在腰上，沉思着，笔直地站在上面？……我从那一把翘起来的硬胡子，看出了那正是我在河边上遇见的唐大爷！

我急忙爬过篱笆，往他这边走来。他喊：